

美国东欧犹太移民的教育观念与其子女的教育成就分析

李 爱 慧

(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 要] 1880—1920 年间大规模涌入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有一种源自文化的对教育和学问的尊重,为了让子女获得在美国立足和发展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他们甘愿付出子女被“美国化”而与自己相疏远的代价,尽可能地将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就读。而犹太裔孩子从小受父母的熏陶和教诲,养成了勤奋好学的秉性,在学业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不过,由于其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和纽约市教育体系不完善的原因,他们实际上并未构筑起一个后人常常称道的“教育神话”。

[关键词] 东欧犹太移民,教育观念,犹太子女,教育成就

An Analysis of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American Eastern European Jewish Immigrants and th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of Their Children

Abstract: The mass Eastern European Jewish immigrants, who flew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1880 and 1920, had a tradition of respect for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In order that their children would acquire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America, the Jewish immigrants were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of their children being “Americanized” and alienating from them, and tried their best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tudy in the public schools. Under the nurturance and edification of their parents from their early childhood, the Jewish children cultivated the merits of diligence and love of learning, thus obt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the schools. The Jewish children, however, did not quite successfully built the “educational myth” as later generations of American people have called, owing to the poor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ir families and imperfectness of the New York City’s educational system.

Key Words: East European jewish immigrant, educational value, jewish childre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犹太人作为美国的“第一模范少数族裔”,其显赫的教育和经济成就历来受到学者们和普通人的广泛关注。在论及犹太人的成功经验时,他们无一例外要提到的因素是犹太人对教育的重视。

1880—1920 年间大规模涌入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无疑也携带有这样一种积极教育观。他们有一种对学识的尊重传统,同时也是为了让子女获得在美国赖以立身的资本,竭尽所能地将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就读。而犹太裔孩子从小受父母的熏陶和教诲,养成了勤奋好学的秉性,在学业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不过,由于其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和纽约市教育体系不完善的原因,他们实际上并未构筑起一个后人常常称道的教育“神话”。由于在此期间的东欧犹太移民有 70% 定居在纽约

市^{[1](p. 48)},所以本文将把研究集中于纽约市。

一、东欧犹太移民的教育观念

东欧犹太移民有一种源自文化的对教育和学问的尊重,为了让子女获得在美国立足和发展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他们甘愿付出子女被“美国化”而与自己相疏远的代价,也愿意牺牲眼前的享受。一踏入美国,他们在子女的教育投入上就表现出少见的热情。

在东欧犹太社会中,学习是男人和男孩子的一种义务。男性必须学会读希伯来语,背诵传统礼拜仪式上繁琐的祈祷语。为此,每个犹太男孩都必须进入私立的初级宗教学校就读。如果有某些家

庭太穷，交不起学费，社区就会为其子弟支付学费，或专门为他们开办由社区资助的宗教学校。成绩优秀和家庭条件许可的小学生，还可以继续升到犹太中等学校，在公认的学问高深的拉比指导下，进行宗教—律法—伦理—哲学方面的学习。有的犹太男性，终身钻研宗教典籍，希望在其中能找到指引生活的真谛。学问能给他们带来威望、尊敬、权威和地位。在东欧犹太人聚居的小镇里，谁也没有《塔木德经》学者有威望^{[2](p.44)}。而且，犹太人还将潜心研究学问的人视为完美的男人，不仅充满智慧，而且品德也无可挑剔，“会成为好丈夫和好父亲”^{[2](p.45)}。

迁居美国后，虽然东欧犹太移民面对的是美国世俗的公立学校，教育的内容、形式和目标都有变化，但其对教育的热情有增无减。犹太人在东欧时就已接受了某种程度的世俗教育或受世俗生活的影响，对于美国的世俗教育并不抵触。19世纪60年代，已经有部分犹太人摆脱了传统的枷锁，利用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开放的教育机会，接受了世俗思想的熏陶。但是19世纪80年代早期，俄国短暂的改革时期结束了，向犹太人开放的教育和职业机会之门又关闭了。那些寻求在文化上完全与俄国人融合的犹太人，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失望之余，他们随着移民的大潮，远涉重洋，前往美国这片更为宽容的土地上，以图实现犹太人“世俗化”及与主流文化相融合的理想。曾致力于“俄国化”的犹太人，最为支持美国公立学校“同化”犹太人的做法。大多数的普通东欧犹太移民，虽然只受过极少的正规教育，一般较为正统。但19世纪80年代，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在东欧犹太人聚居的城市——罗兹、华沙、维尔纽斯、明斯克和敖德萨等地展开，很多犹太人已经受了世俗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思想上不知不觉向现代转变^{[3](pp.70-71)}。这种思想转变使东欧犹太移民具备了接受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的心理前提。

而更重要的是，犹太人笃信美国是个“机会之乡”，对依靠教育通向成功之路充满信心。他们告诉孩子：“在美国，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国土上，一个更好的国家——地球上最好的国家，它不仅流满了牛奶和蜂蜜，而且充满了机会……你如果努力学习，就能取得成功。”^{[3](p.279)}他们热切地将孩子“托付”给公立学校去栽培。玛丽·安京在1912年出版的自传中，就曾深情地回忆起父亲带着“献祭一样的神情”，将自己和弟弟妹妹领到学校去，似乎觉得以

自己的方式“占领了美国”^{[4](p.134)}。

为了孩子更好地利用美国的机会，犹太父母愿意做出牺牲，放弃眼前的享受，让孩子尽可能地接受教育。在东欧，犹太人虽然从经商中获益，但是“对学识渊博的专门职业者”非常崇敬，对医生尤其敬畏，几乎将其“视为神话式的人物”^{[5](p.88)}。因此，他们期望自己的子女也进入高级专门行业，既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同时又能保持独立，受人尊重。为此，东欧犹太移民在杂货店或糖果店从早到晚的忙活，不辞辛劳地走街串巷叫卖，或是在“血汗工厂”里呕心沥血，攒下血汗钱，供孩子读书。一位小贩曾这样告诉《纽约论坛报》的记者：“我做买卖已经做够了，这叫什么营生？我能为同胞和我自己做哪门子贡献？……我的儿子应该成为一个律师，有学问，受人尊敬。这就是我站在这里（叫卖）的原因……我的儿子必须要掌握知识，他要去上大学。”^{[6](p.180)}

即便是生活相当艰难的东欧犹太移民家庭，有时也希望尽其所能，让孩子接受教育，但是现实条件往往又让他们进退两难。有一位拉扯着五个孩子的寡妇就曾给《犹太每日前进报》写信诉说苦衷：“我开了一家商店，雇了一位售货员帮忙，勉强度日……如果让我15岁的孩子退学，就可以辞掉那个伙计，但是我对孩子的母爱和责任……不允许我这么做。生存这样艰难，我该怎么办呢？我需要他帮助我经营生意，照顾其他孩子；但同时我又不能狠下心让他辍学；因为他很好学……我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7](pp.45-46)}东欧犹太移民对教育的热情给当时所有研究这一课题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工业委员会曾以赞赏的口吻写到：“他们中最贫困的人都要不惜一切牺牲将子女留在学校里；目前纽约市一个最显著的现象是犹太人占据了公立学校，不论是在低年级，还是高年级均是如此。”^{[5](p.97)}

受父辈观念的熏陶，犹太男孩自孩提时代起就渴望成为医生、律师、牙医、会计师和教师。1906年《纽约论坛报》记者对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立学校——纽约市第188小学一个班级中39名学生（绝大多数是犹太裔）的随机调查发现，大多数孩子已经树立了明确的人生目标：“有11个准备经商，9个渴望成为律师，6个想当土木工程师，3个想当牙医，3个想当医生，2个想当教师……”^{[16](p.182)}

犹太裔女孩对学校的喜欢程度甚至超过男孩子。在东欧犹太社会，女子在几个世纪里被《犹太法典》禁锢，得不到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而在美

国,公立学校不存在这种性别歧视,因此犹太裔女孩当然更为珍惜母亲们未从享受到的教育机会。公立学校的女教师往往成为她们效仿的榜样,替代了母亲的角色,代表着一种难以抗拒的更有魅力的生活方式。很多犹太女孩受老师的影响之深,对老师的爱甚至超过对母亲的爱^[7](pp.96-98)]。

当然教育观念,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撑。虽然犹太人与同时期的其他东南欧移民群体一样贫困,但与后者相比,具有一定的职业优势。犹太家庭户主,一般准备在美国长久定居,而且比其他东南欧父母从事熟练工作的比例高,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能让子女接受较长年限的教育。一项对1899—1910年间进入美国的犹太、意大利移民的职业背景研究发现,犹太新移民有67%是熟练工人,意大利移民只有35%^[3](p.20)]。早在1908年,东欧犹太社区里,已有相当一部分体力劳动者上升到白领行业,还有的积累资金创办了企业,零售商的规模也在扩大。所以,东欧犹太移民有不少人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不需要借助孩子的收入来补贴家用,可以让他们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二、教育“神话”

东欧犹太移民子女不负父母所望,在公立学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不仅受教育年限、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比例均远远高于同期的其他东南欧移民子女,而且在学校的表现备受称赞。后人常将犹太人在教育上的成就视为一个“神话”。

犹太移民中几乎所有达到入学年龄的孩子,都进入公立学校就读,而同期的意大利移民子女为90%。犹太学生一般每天按时到校上课,旷课的现象虽然存在,但是人数非常少,缺课的多是犹太女孩。犹太社区里的童工比例远远低于意大利社区,几乎所有的犹太孩子都是在完成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最低受教育年限之后,才退学的^[8](p.194)]。为此,威廉·麦克斯维尔曾高度称赞东欧犹太移民“对义务教育法的遵守”^[3](p.206)]。

到中学阶段,犹太移民子女的就学率虽然无法与土生白人相比,但仍远远超过其他东南欧移民群体子女。1908年,移民委员会的研究揭示,纽约土生白人六年级的学生有1/3升入中学就读;而俄国犹太裔学生中有16%;而南意大利裔学生中只有6%。进入中学后,虽然所有移民裔学生的辍学率都很高,但是俄国犹太裔学生进入高年级的比例与土生白人相似,分别为18%和20%,而南意大

利裔学生只有11%^[8](pp.195-196)]。

在大学阶段,东欧犹太裔学生的比例非常引人注目。1908年,在移民委员会调查的纽约市八所大学中,他们占学生总数的近25%;而同期南意大利裔学生只占1%。在纽约市立大学中,东欧犹太裔学生占绝对优势,达到70%以上。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无法与土生白人大学生规模相比,因为后者占据纽约市大学生总数的一半^[5](p.98)]。

东欧犹太学生在学校里表现相当出色,得到老师和教育界领袖的交口称赞。尽管很多老师公然批评犹太裔学生爱竞争、不卫生、有外国口音,但同时对其上进心和勤奋精神又高度赞赏。他们不得不承认犹太学生是出色的学生,会情不自禁地对其流露喜爱之情^[3](p.24)]。对犹太裔小学生表现出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老师们如是说:“犹太孩子,通常聪明、专心、勤奋”;“他们一般渴望学习,除了英语外,他们的成绩比其他族裔群体的孩子优秀”;“他们是最聪明的……比其他学生更认真,更有上进心,很多人在课余还阅读额外的读物”^[6](p.184)]。纽约社会服务学校(New York School of Social Work)的教授凯特·克拉格霍恩,曾对纽约市学校里的移民孩子进行了调查,也发现“在低年级学生中,犹太裔学生因聪明……听话、行为表现好而深受老师喜爱”^[3](p.23)]。

当时很多美国政府和社会学家所做的研究,也反映犹太裔学生比同时期的意大利裔、爱尔兰裔等移民群体的学生更出色。1908年移民委员会对纽约市公立学校学生留级状况的研究揭示,纽约市公立学校10~12岁之间的土生白人学生中,有41%的人在就读年级中年龄偏大两岁以上,而同年龄段的俄国犹太裔学生中,年龄偏大的达46%,南意大利裔学生中,则高达69%^[3](p.265)]。1909年莱昂纳德·艾尔斯为拉塞尔·塞奇研究所(Russell Sage Institute)所做的学生留级状况的研究也发现,俄国犹太裔学生年龄偏大的比例仅稍高于德裔和土生白人学生,而比英裔、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学生低得多。1920年,纽约社会服务学校的一位老师瑟琳·默多克,对纽约市两所学校里的1700名五年级的小学生进行了智力测验,结果显示犹太裔学生与土生白人学生相当,而意大利裔学生得分最低^[3](p.22)]。东欧犹太裔学生在中学和市立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中通常也是名列榜首^[6](p.183)]。

第二代东欧犹太移民从美国公立教育中获益,他们的职业地位与其父辈相比,有相当大的提高。根据托马斯·克斯纳的抽样分析,1880年犹太移民子女中高级白领职业者只占0.6%,到1905年

上升为 5%，其中大约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专门职业者，包括医生、牙医、工程师、药剂师、律师和教师^{[15](p. 87)}。

三、教育现实

但是对东欧犹太裔学生所取得的教育成就，也不能一味高唱赞歌。相对于同时期的意大利裔等其他移民群体的学生来说，犹太学生确实就学率高，学习成绩也较为优秀，在学校里基本能待到法定年龄，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们也至多完成八年级的学业，就退学了。由于其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和纽约市本身教育体系不完善的原因，东欧犹太移民子女实际上并未构筑起一个后人常常称道的教育“神话”。

1903 年之前，纽约市的最低受教育年限为四年（8~12 岁），而且工作许可证很容易获得。所以 19 世纪末，下东区犹太人聚居区第一学区学生入学率在四年级之后就开始大幅度下降，表明很多孩子在年满 12 岁之后就退学了，因为此时他可以得到工作许可证了。1903 年，纽约市第一部全面的义务教育法的制定，将孩子的最低受教育年限延长到 14 岁或完成六年级的学业，犹太裔学生在公立学校入学率的急剧下降，也就从这一年开始。1908 年美国移民委员会对纽约公立学校所做的一项研究揭示，犹太学生在一年级的時候有 25534 人，但到七年级的时候只剩下了大约 11527 人^{[31](p. 15)}。到 1913 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最低年限延长到 16 岁或是修完八年的课程，东欧犹太裔孩子的教育水平才“被迫”随之上升。

究其原因，主要是受现实经济条件的限制。在缺乏政府救助、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今天贫困人口所能获得的）各种财政资助的情况下，很多东欧犹太移民家庭，至少在两代内，需要孩子的收入来帮助维持家庭生计，因此很多孩子被迫早早辍学，进入工厂做工。而且，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纽约市的工业经济还未发展到高级阶段，年幼的孩子有用武之地。在建筑工地、码头、服装厂，未成年的孩子都能找到工作。据美国移民委员会 1908 年对纽约市的调查显示，大约有 10% 外国出生的和 7% 美国出生的 6~10 岁间的犹太裔孩子在家做工，未去上学^{[31](p. 16)}。另据两位统计学家为大都会生命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所做的一项调查揭示，1914—1915 年间纽约市签发的的工作许可证中，约 37% 发给了犹太孩子^{[18](p. 189)}。

只有少数东欧犹太移民子女有幸进入中学就读，而圆满毕业的人更少。一项对纽约市 1906 年入读中学的学生的跟踪调查发现，70% 的俄国犹太裔学生在四年后就退学了，只有 10% 的人能坚持到毕业。1908 年，纽约市中学一年级有 1586 名俄国犹太学生，但到四年级只有 293 人。总体说来，全市只有不到 5% 的俄国犹太裔学生从中学毕业^{[18](p. 190)}。

上大学的东欧犹太移民子女则更少。20 世纪初的最初十年，只有不到 1% 处在大学年龄段的犹太青年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尽管纽约市立大学似乎成了一所“犹太人”的学校——1908 年有 3/4 的男性学生是犹太人，而且多数是东欧背景，但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圆满毕业。塞尔玛·贝鲁尔对纽约市立大学 40 年的毕业生登记表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德国犹太裔的名字超过其他任何群体；而波兰或俄国犹太裔的名字在 1883 年只有 1%，到 1923 年也仅上升到 11%。从实际人数可进一步看出东欧犹太裔毕业生的规模非常有限。1913 年市立大学的整个毕业人数只有 209 名，假如东欧犹太裔学生占毕业生总数的 11%，那就是约 23 人^{[31](p. 16)}。

为什么东欧犹太移民子女上中学和大学的人数这样少？其一，20 世纪初纽约市的中学和大学数量非常有限。1898 年以前纽约市没有公立高中，到 1914 年曼哈顿区和布朗克斯区加在一起才有五所。大学的数量就更少。当东欧犹太移民于 19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大量涌入纽约市的时候，于 1847 年建立的纽约市立大学仍然主要是为富裕家庭子弟服务的。因此，即便有些东欧犹太移民子弟渴望学习，也只是一小部分人能继续学业，大多数人读完六年级或八年级就终止学业了^{[21](p. 51)}。彼时纽约市的就业机会非常充分，大部分工作并不需要高中文凭，而到教育或法律行业工作，也不需要大学文凭。一直到 1910 年，包括土生白人在内，中学毕业的人只是少数，而进入大学的人数更少。

其二，很多东欧犹太移民家庭都很贫困，让子女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是一种奢望。自学成才的犹太裔律师莫里森·希尔奎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19 世纪 80 年代末）被迫从中学退学，就是因为他的“父母极端贫穷”。他的哥哥和姐姐都在工作，而他自己却是家里的“寄生虫”，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决定去工作。他在夜校教课三年，每天可挣三美元，等攒足钱后，他才继续学业^{[18](p. 191)}。

但是，在定居美国的早期岁月里，教育并不是犹太人由贫穷步入中产阶级的主要途径。大多数东欧犹太移民及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实际上是

凭借一技之长,或是经营小本生意,慢慢积累下财富,在经济地位上得以上升,也为其后代接受高水平的教育打下雄厚的经济基础。只有到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东欧犹太裔子女进入中学和大学的比例才有显著提高。

【收稿日期】2003 年 9 月

【作者简介】李爱慧,女,1977 年生,安徽潜山县人,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主要从事美国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参考文献:

[1] Gerald Sorin, Tradition Transformed: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America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Bernard J. Weiss, ed., American Education and European Immigrants, 1840—1940),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3] George E. Pozzetta ed., 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Vol. 10: Education and the Immigrants, New York : Garland Publishers, 1991.

[4] Alan M. Kraut, The Huddled Mass: 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Society, 1880 — 1921, Arlington Heights, Illinois: Harlan Davidson Inc, 1982.
[5] Thomas Kessner, The Golden Door Italian and Jewish Immigrant Mobility in New York City, 1880—19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6] Abraham J. Karp ed., Golden Door to America: The Jewish Immigrant Experienc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
[7] Neil M. Cowan& Ruth Schwartz Cowan, Our Parents' Lives: The Americanization of Eastern European Jews, New York: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8] Nancy Foner, From Ellis Island to JFK: New York' s Two Great Waves of Immig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 Gerald Sorin The Time for Building the Third Migrati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 史学文摘 ·

毛岸英遇难之前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位置设在鸭绿江南岸朝鲜境内的朔州东偏南的大榆洞。第一次战役后,敌人的空中活动十分猖狂,发现可疑目标就轰炸扫射。对志司所在地的大榆洞这条山沟也注意了,不断飞来飞去。11 月中旬,我们加强了防空措施,其中之一是要求志司各部都要在拂晓前做好早饭、午饭,烧好开水,天亮后白昼绝对不准冒烟,以防暴露目标。

11 月 23 日,敌机对大榆洞这条山沟低空飞行了好几次。我即向参谋长报告:“今日敌机的侦察飞行很异常,建议研究布置一下明日的防空,彭总的那间独立房子目标大,必须特别注意防敌飞机的轰炸。”解方参谋长即召开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开会,重申防空纪律,严格要求明早拂晓前,吃完饭都一律进入防空洞。

11 月 24 日拂晓前,我派参谋分头去检查防空落实情况,自己也到重点地方去检查。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在冒烟,立即跑进去看,房里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这些鸡蛋是昨天黄昏,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次帅(金日成是元帅,下有三位次帅)给彭总送来的,大约有 10 多个。这在当时是极难得的,彭总还没来得及吃。这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我只知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另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姓名我都不知道。我只能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

“我怎么敢呀!”成普说:“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

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停下来,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

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着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人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火扑灭了,那两位同志牺牲在里面了。洪学智副司令很着急地说:“这可糟了,这可糟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又不好问。当邓华副司令等首长听了我的汇报后,都奔向那烧塌的房子,说:“这可糟了,这怎么交待呀!”

我仍是不明白首长们为何这样着急和悲痛。由此,我突然想起在 11 月 13 日志司开作战会议时,彭总严厉批评梁兴初军长,大家都很紧张,谁都不敢说话,我指地图偏了一点,彭总就批评我。唯独那位俄文翻译,年纪轻轻的,在那样严肃的气氛中,敢在彭总面前说这说那,彭总没有说他什么,而只坐着不吭声,邓华副司令等首长也没有制止他说话。我想,这位年轻同志大概不是一般的翻译。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摘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年修订版。作者杨迪,沈阳军区原参谋长;朝鲜战争期间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